蜀山劍俠傳/1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六回　虎嘯龍翔 衝波戲浪　山崩海沸 熔石流沙

下一回▶

冬秀正在對着月光回首前塵，心中感慨。猛聽海水響動，月光下照見前面港灣轉側處，海水忽然裂了個丈許寬的巨縫，浪向兩旁分開。當中一股黑影高出水面約有丈許，直向離身不遠的海岸邊衝來，嘩嘩連聲大響，海波分處，那股黑影業已衝上岸來。等到全身畢現，方看出那東西長有十丈，形狀似龍非龍，與那年所見虎面龍身之物相似，但要長大些。祇是沒有看清，晃眼工夫，躥入椰林之內。方在喫驚，浪花涌處，又躥起兩條白影，持刀定睛一看，正是二鳳姊妹。一見面，便同聲齊問：「冬秀見着那東西麼？」冬秀見二女同來，心中大喜，便將適纔所見說了。二鳳姊妹聞言，更不答話，急匆匆各持兵刃往林內追去。冬秀也隨後追趕，追了半里多路，人獸都沒有追上。恐有獅羣在暗中潛襲，獨個兒有些害怕，祇得仍回水邊等候。過了半個時辰，二鳳姊妹方纔迴轉。三鳳急得直跺腳道：「都怪我不好。我們已合力將它擒住，偏生我這隻手臂前年爲獅所傷，使不上勁。就在二姊伸手取海藻的工夫，被它掙脫逃走。又不該顧拾這把勞什子刀，沒有追上。這東西先前不知怕人，好捉。如今喫了苦頭，想必見人就躲，一上岸就跑得沒了影子。知道哪年哪月纔擒得到呢？」說時甚是惶急。冬秀不明二女要生擒那東西作甚，正要問，又聽二鳳道：「三妹總是性急。這東西既以海藻爲糧，這島不大，一面有污泥阻路，祇要肯費工夫，總擒得到。好在我們無心中已發現它的短處，有了制它之法。此時空愁有甚用處？」說罷，便將採來的幾片海藻大家分喫，三人坐在石上，邊喫邊說海中遇怪之事。

原來二鳳姊妹到了水底，游向前年取海藻之處一看，哪裏還有。暗想：「前年這地方海藻甚多，並且這東西生長極繁，就算被海底魚類吞食，像這方圓約有十里的一大片，也不會被它們喫盡。」算計不是事隔三年記憶不真，看錯了地方，便是前面還有。想着想着，不覺游出老遠。間或遇上一些，也都不甚肥嫩，還不如安樂島海濱所產，不值一取，便丟了不採。又往前走有數里，忽見前面翠帶飄動，游魚往來上下，如同穿梭一般。心中高興，便將腰中所佩的刀拔在手內，準備上前割取。二女天生異稟，幼服老蚌靈液，兩目在水中視物如同白日之下，觀察甚是敏銳。剛往前穿行沒有幾十步，忽見海藻叢中直打水漩，漩起兩三丈大小的圓圈。四外和上下的水，依舊靜沉沉地停着。漩圈以內，卻是空的。二鳳因這種海底空漩，平生從未見過，先疑是那裏有甚海眼。但漩圈上的水卻又不往下壓，好似有甚麼無形無質的東西將海水憑空托住，心中奇怪。那一片地方的海藻又是格外長大肥多，目光被藻帶阻住，看不甚清。翠影披拂中，彷彿裏面伏着一個帶角有鱗的東西，卻沒見它行動。二鳳比三鳳來得機警，猜是海中蛟龍海怪之類，不敢輕易涉險。正想拉着三鳳同走，不去生事，偏巧三鳳看上當中兩片極肥嫩的海藻，頭往前一低，兩手一分，早平着身子，冒冒失失地往漩圈之內衝了進去。

水中祇能以手示意，不能說話。二鳳一個未拉住，見三鳳已經衝進，恐防有失，連忙跟蹤而入。眼看三鳳在前，一手提刀正往那當中的兩片肥大海藻上砍去。就在這一晃眼的工夫，忽從三鳳身旁海藻叢中躥起一條龍形怪物，也沒傷人，徑往側面穿去，連頭帶尾，長有十丈開外，形體甚是長大得駭人。二鳳姊妹常在海中游行，怪魚如虎鯊鯨、鱷象之類的厲害東西也常遇着，似這樣似龍非龍的東西卻是罕見。先時不敢輕易招惹。後見那東西經行之處，水漩也在跟着移動，離那東西的頭部四外十來丈左近，水竟自然避開。等到緩緩游向側面海藻叢中，纔想起似在哪裏見過。細一尋思，正與前年在荒島上趕走獅羣，給姊妹三人解圍的虎面龍身怪獸相似。如不虧它，那些惡獅何止百數，姊妹三人豈不膏了獅吻？當時因爲忙着尋報父仇，也沒再尋那怪獸的下落。後來連問島人，俱說從未見過，日久也就不再提起。不想這東西還有分水之能。因這怪物以前曾給自己解過圍，又未見它有傷人之意，不由把恐懼之心減了一半。再往它伏處一看，四外海水依然空漩着。姊妹二人同時想起這東西既有分水之能，看上去又頗馴善，倘能將它制伏，駕馭着迴轉紫雲宮，豈非一樁妙事？

當時因爲求歸海底心切，也無暇計及危險。互相一打手勢，仗着那東西行得緩慢，自己天賦本能未曾喪盡，水底游行比魚還快，決計跟蹤過去，試探行事。誰知行近漩圈之內，那東西本似在翹首閉目假寐，偶一睜眼，見有人來，又復警覺避向別處。一連多次，俱

是如此。二女見它游得較快，有時遇見片肥大的海藻，便順嘴咬去嚼喫。雖說避人，並不見有甚惡意，不由膽子越來越大。追逐了好些時候，漸漸越追越近。末一次，三鳳見那東西愛喫海藻，又覺察它轉折時姿態，祇須避開它後面，不致被長尾掃着，便無妨礙。即使惹翻了它，也有法躲。便和二鳳打了個手勢，仍由二鳳從側面去驚它，決計衝入空圈之內試試。自己找了幾片肥大海藻，繞出它的前面，猛地迎頭堵去。右手急握劍柄戒備，左手便準備那兩片大海藻向怪物嘴上遞去。這時三鳳因爲身臨切近，身在空處，腳已踏實在海沙上面，看清那怪物後半身仍在水內，祇頭部前半身周圍沒水。三鳳身子離水，便不能和在水中一般自在起落。那怪物卻又生得高大，昂起頭來，離地足有兩三丈高下。三鳳見兩下相差太甚，雖說怪物不傷人，面對面地看了那般獰惡兇猛的形態，未免也有些膽怯，再加身子不在水中，不敢過於大意。就這遲疑之間，那怪物已低頭張開大嘴來咬。三鳳一害怕，忙把身子往後一退。不料一腳正踏在海底淤泥裏面，將一條玉腳陷進半截，急切間拔不出來。那怪物已經張開血盆大口，緩緩游了過來。三鳳無法，正揮刀準備抵敵，覺着左手一動，怪物的頭忽然停住，不往下落。定睛一看，漂來那兩片海藻比手中刀要長出好幾倍。三鳳因是情急用力，無心中左手也舉了起來。那怪物本不傷人，祇是奔了三鳳手中的海藻而來，恰好迎個正着。那怪物竟和養馴了的家畜一般，就在三鳳手裏嚼喫。喫到一半，三鳳將手一鬆，被它銜了就轉身。同時二鳳也從側面衝入空圈以內。三鳳忙叫道：「二姊留神！這裏盡是極黏膩淤泥，我已被陷在此。這東西很馴善，你快將它轟開，放水進來，我好脫身。」

原來海底那一灘並非淤泥，乃是鯨魚的糞，日久年深，沉積海底，又黏又膩。三鳳正踏在上面，所以急切間無法脫身。二鳳一聽三鳳之言，忙繞到怪物身後，舉手中刀背朝怪物腰間打去。怪物正喫三鳳手中海藻，猛然身痛一回頭，便朝二鳳拱去，來勢甚疾。二鳳恐它野性發作，身子又站在無水之處，逃遁不速。見怪物血口張開，朝自己衝來，不及躲閃，一着急，順勢橫着刀背朝怪物面部打去，正打在怪物鼻尖上面。二鳳纔悔下手匆忙，沒用刀斫，用了刀背，這一下怎能將怪物斫傷？勢必愈發將它觸怒，更難抵敵。想到這裏，猛地靈機一動，順着刀背在怪物鼻間一按之間，就勢騰身一縱，跨上怪物頸間，騎了上去。說也奇怪，那樣長大、生相兇惡的東西，喫二鳳一刀背打在鼻上，竟然將頭一低，乖乖地全身俯伏下來。二鳳先不知這一刀背正打在怪物的癢處，見它如此馴善，心中正在奇怪。百忙中舉目朝前一望，三鳳仍在淤泥中掙扎不出。心想將怪物轟開，好使三鳳脫身。好在自己騎上怪物頸間，不怕它反咬。又舉刀背往怪物頸側拍去，原想將它趕走。誰知怪物因鼻間受了一刀，竟然伏身地上，動也不動。二鳳連連喝拍，過有一會兒，怪物纔自行起去，往側面海藻叢中游去，好似不知身上還騎着人一般，照舊喫它的海藻。怪物一離開，海水依然涌至。

三鳳一得了水，拼命用力一掙，便將兩腿拔出。見二鳳已騎在怪物身上，將它制伏，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，連忙奔了過去。二鳳知那怪物水陸兩棲，適纔赤身下海，沒有帶着繩索，想把怪物趕到海岸上去。見那怪物一任自己用刀背在身上亂拍亂打，它祇顧低頭喫那海藻，不做理會；全不似頭一下，一打下去便貼伏不動。正在無計可施，猛地一使勁，刀背斜了一些，也不知斫在怪物甚麼地方，那怪物一護痛，登時野性發作，便在水裏亂轉亂旋起來。

這時正值三鳳趕到，怪物又將頭一昂一低，便要作勢往三鳳身上撞去。二鳳猛地想起剛纔，身子騎在怪物頸間，本夠不着怪物的頭面，怪物這次將頭一昂，正好夠着。便將身往前一伏，舉起手中刀背，朝怪物頭面部連打。偏巧頭一下就打中怪物癢處，立時全身癱軟，臥伏下來。

二鳳這纔看出那怪物的鼻子是它短處。等怪物停了一會兒，就擡手照樣又給它一下，果然依舊貼伏。心中大喜，連喊：「三鳳，你莫上來，祇用你手中兵器按着它的鼻子，它便不動。」三鳳聞言，便用刀背去按緊怪物的鼻子。怪物睜着一雙怪眼望着三鳳，一絲也不動，似有乞憐之容。三鳳因它以前有救命之恩，心中老大不忍，手剛鬆了一會兒，怪物便將頭昂起。刀背一按，重又跪倒。二鳳說道：「你祇隨我到岸上，將你練習熟了，送我姊妹到紫雲宮去，我們決不傷你。」說罷，因怪物喜喫海藻，便命三鳳：「按緊這怪物的鼻尖，不要移動。我去給它取點海藻來。」一面說，跳下身，奔往海藻叢中，挑那又肥又大的海藻，割了好些游回。正要騎將上去，三鳳見怪物鼻尖爲刀背所壓，痠得眼淚長流，不由又動憐惜之心，便叫二鳳給它些海藻喫，自己並將手鬆開。這次因爲按的時間稍長，待了好一會兒，怪物纔將頭昂起，緩緩伸將過來。二鳳姊妹見它比先前愈發馴善，不由疏了防範。二鳳將手中刀夾脅下，兩手分持海藻，一片一片地遞去餵它。怪物先就二鳳左手中零的慢慢嚼喫了兩片，猛地張開血盆大口，竟往二鳳右手中那一束多的咬去。二鳳不及躲閃，被它全數咬住。以爲它貪喫多的，本就是餵給它的，也沒怎樣在意。怪物咬住整束海藻一甩，便脫了二鳳的手，大口一張一張，落了滿地。

二鳳哪知它的用意，一面低頭去拾，口中還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貪多嚼不爛的畜生，沒的糟踐好東西！」一言未了，誰知那怪物竟使下心計，趁二鳳去拾海藻，三鳳看它喫得出神之際，猛一伸頭，張開大口直撲三鳳。三鳳見勢不佳，忙橫刀背去按它鼻子時，已是不及，被怪物將頭一偏，嘴張處，恰好將三鳳的刀咬住。人力哪裏敵得住神獸，被怪物咬着祇一甩，便已脫手飛去。接着扭轉身，分水逃走。三鳳方喊：「二姊快來！」怪物

已逃出老遠。回身時節，差點沒被長尾掃上。三鳳忙就地下將刀拾起，同了二鳳，緊緊追趕。二女水行雖比怪物迅速，無奈怪物這次有了機心，邊走邊擺動那條長尾，水浪排蕩如山，不能近前。加上頭昂水外，即使追上，人也夠不着它的鼻子。繞來繞去，追逐到了二女下水之處，一不小心，被怪物轉身時節一尾掃到。幸虧二女在水中比魚還要靈活，忙將身往下一沉，緊貼海底，沒被打中。等到起身，怪物已逃到岸上。連忙追上岸去，已經躥入椰林深處，沒有追上。

三女在海岸邊上，算計怎樣纔能將那怪物擒住。因這東西身軀龐大，下手不易，商量了一陣，終無善法。最後由二鳳迴轉大船，攜了繩索、用具、酒菜之類，準備就在海邊露宿，不將怪物擒住不休。去時二鳳一同船上人等，因適纔與怪物是在海中爭鬥，除浪大一些，並無別的動靜。二鳳暗喜，便命大家不許上岸，祇在船上候命，便即迴轉。二鳳、三鳳除飲一點酒外，已決計不再進食煙火之物。冬秀多喫海藻不慣，便做了飯菜，一人獨喫。二鳳姊妹不時前往椰林之內窺探，盼那怪物出現，不覺到了半夜。這時海岸上月白風清，美景如畫，上下天光，一碧無際。椰樹高達二三十丈，碧蓋亭亭，影爲月光照射地上，隨着微風交舞。再加上獅吼虎嘯之聲，時遠時近，越覺添了許多野趣。三女面向海岸，且談且飲，言笑方酣。冬秀一眼望見適纔所見來路上那片烏雲，忽然越散越大，變成一個長條，像烏龍一般，一頭直垂海面，又密又厚。映着雲旁邊的月光，幻成無數五色雲層，不時更見千萬條金光紅線，在密雲中電閃一般亂竄，美觀已極。海濱的雲變幻無常，本多奇觀，尤以颶風將起以前爲最。像今晚這般奇景，卻是自來安樂島三年之中從未見過，不禁看出了神。三鳳見她停杯不飲，面向着天凝望，笑問道：「一年四季好月色多着呢。我們商量事，你卻這般呆望作甚？」冬秀指道：「你看這雲映着月光，卻成了烏金色，有多好看！」

一言未畢，便聽呼呼風起，海潮如嘯，似有千軍萬馬遠遠殺來。岸上椰林飛舞擺盪，起伏如潮。晃眼之間，月光忽然隱蔽，立時大地烏黑，伸手不辨五指。猛覺腳底地皮有些搖晃。二鳳姊妹和冬秀俱都年輕，閱歷甚少，從沒見過甚麼大陣仗。方在驚疑慌張之際，猛地又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腳底地皮連連晃動。冬秀首先跌倒。二鳳聞聲，方將她勉強扶起，尚未站定，一股海浪已像山一般劈面打來。三女支持不住，同又跌倒。勉強掙扎起來，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後退去。那一片轟隆爆炸之音，已是連響不絕，震耳欲聾。三女退還沒有幾步，適纔坐談之處，忽然平地崩裂，椰樹紛紛倒斷，滿空飛舞。電閃照處，時見野獸蟲蛇之影，在斷林內紛紛亂竄。這時雷雨交作，加上山崩地裂之聲，更聽不見野獸的吼嘯，祇見許多目光或藍或紅，一雙雙，一羣羣，在遠近出沒飛逝罷了。海岸上斷木石塊被風捲着，起落飛舞，打在頭上，立時便要腦漿迸裂。還算是二鳳姊妹天

生着一雙神眼，看得甚真，善於趨避，沒有被它打中。除身上被驚砂碎石打了不少外，尚未受着大傷。

驚慌逃竄了一會兒，二鳳猛想起這般地震狂風，岸上飽受驚駭，爲何不到水底趨避，就便保全三條生命？想到這裏，連喊數聲，俱爲風號地裂之聲所亂，三鳳、冬秀對面無聞。二鳳一着急，祇得一手一個，拉了便往前躥。這一來，三鳳、冬秀也都恍然大悟，一同趕到海邊，冒着浪頭跳下海去。游出港灣，到了前海，探頭出去四下一找，哪裏還有大船影子。三人在水的深處，雖然水力大出幾倍，還不怎樣難支。身一露出海面，那如山如嶽的海浪，便都一個跟一個當頭打到，人力怎生禁受？最苦的還是冬秀，頭剛出海，見大船不知去向，再回頭一看，一股絕大火焰像火塔一般直衝霄漢。算計海中祇有安樂島一片陸地，這場地震，定是火山爆發，全島縱不陸沉，島上生命財產怕不成爲灰燼？自己費盡心血，末了仍是一場空。苦海茫茫，置身無地，心中好不痠痛。正自難過流淚，就這定睛注視的工夫，一片百十丈高的海浪忽又當頭飛來。若非二鳳姊妹知她水性體力相差太遠，隨時護持，就這一浪頭，已經送了性命。二鳳眼快，見浪頭打來，忙抱着她往下一沉，僥倖避過。同時二鳳也看出安樂島火山崩炸神氣，便將冬秀交給三鳳，比了比手勢，叫她們休要妄動，打算游往回路，看個動靜。

二鳳前行不及十里，海水漸熱，越往前越熱得厲害。探頭出去一看，遠遠望去，哪裏還有島影，純然一個火峰，上燭重霄。海面上如開了鍋的水一般，不時有許多屍首飄過。那爆炸之聲加大風之聲、海嘯之聲，紛然交響，鬧得正歡。除火光沸浪外，甚麼也觀察不清。漸覺身子浸在熱水中，燙得連氣都透不出來。不敢再事逗留，祇得往回游走，直沉到了海底。身子雖覺涼些，那海底的沙泥也不似素常平靜，如糨糊一般渾濁。直到游回原處，纔覺好些。三女聚到一處，先時倒不怎樣。祇冬秀一人不能在水底久延時刻，過一陣，便須由二鳳姊妹扶持到海面上換一換氣。冬秀浮沉洪波，眼望島國，火焰沖霄，驚濤山立。耳邊風鳴浪吼，奔騰澎湃，轟轟交匯成了巨響。宛如天塌地陷，震得頭昏目眩、六神無主。傷心到了極處，反而欲哭無淚，祇呆呆地隨着二鳳姊妹扶持上下，一點思慮都無。

過了半個時辰，島上火山忽然衝起一股綠煙，昇到空際，似花炮一般，幻成無量數碧熒熒的火星，爆散開來。接着便聽風浪中起了海嘯，聲音越發洪厲。這時二鳳姊妹剛扶着冬秀泅昇海面，換了口氣，往下降落。降離海底還有里許深淺，見那素來平靜的深水中泥漿涌起，如開了鍋灰湯一般，捲起無邊黑花，逆行翻滾，方覺有異，水又忽然燙了起來。二鳳猜是海底受了火山震盪所及，同時溜塌，倘如被熱浪困住，怕不活活燙死。水

裏又講不得話，暗恨眼看島國地震崩裂，如何不早打主意，還在左近逗留？靈機一動，忙打手勢與三鳳，一人一邊夾了冬秀，便往與火山相背之路急行逃走。果然那水越來越熱，海水奇鹹，夾以奇臭，祇可屏息疾行，哪能隨便呼吸。逃出去還沒有百里，休說冬秀支持不住，早已暈死過去，就連二鳳姊妹自幼生息海底，視洪濤爲坦途的異質，在這變出非常，驚急駭竄之中，與無邊熱浪拼命搏鬥，奪路求生，經了這一大段的途程，也是累得筋疲力竭，危殆萬分。

好容易又勉強掙扎了百多里路，看見前面沉沉一碧，周圍海水由熱轉涼，漸漸逃出了熱浪地獄。纔趕緊泅昇海面，想找一着陸之處，援救冬秀回生，就便歇息，緩一口氣。誰知距離火山雖繞出有二三百里，祇是海嘯山鳴之聲比較小些，海水受了震波衝擊，一樣風狂浪大。上下茫茫，海天相接，惡浪洶湧，更無邊際，哪有陸地影子。二鳳姊妹情切友生，雖然累得難支，仍然不捨死友。總想縱不能將冬秀救轉還陽，也須給她擇一好地方埋骨，不能由她屍骨在海裏漂流，葬身魚介腹內。姊妹二人都是同一心理，雖然受盡辛苦，誰都不肯撒手。所幸脫了熱浪層中，無須奮力逃生。上面水浪雖大，深水中倒還平靜，不甚費力。二女在水中一面游行，一面不時昇出海面探看前途有無島嶼。又將冬秀衣服撕了一塊，塞在她的口內。每出海面一次，便給她吐一次水。先時見冬秀雖然斷氣，胸際猶有餘溫。隨後胸際逐漸冰涼，手足僵硬，兩拳緊握，指甲深掐掌心，面色由白轉成灰綠，腹中灌了許多海水也鼓脹起來，知道回生之望已絕，好不傷心流淚。

水中游了好一會兒，始終不見陸地影子。祇好改變念頭，打算在海底暗礁之中擇一洞穴，將她埋藏在內，萬一異日能迴轉紫雲宮，再作計較。二女在海面上商量停當，便直往海底潛去，尋找冬秀埋骨之所。誰知自從海嘯起了熱浪逃出之後，因水底泥沙翻起，俱在海水中心行走，始終沒有見底。越往前，海水越深，二女通未覺得。及至往下沉有數里深淺，漸覺壓力甚大，潛不下去，後退既不能，前進又水勢越深。爲難了一會兒，猛想起這裏水勢這般深法，莫非已到了紫雲宮的上面？正在沉思，忽見前面有許多白影閃動。定睛一看，乃是一羣虎鯊，大的長有數丈，小的也有丈許，正由對面游來。這種鯊魚性最殘忍兇暴，無論人、魚，遇上皆無幸理。海裏頭的魚介遇見它，都沒有命。專門弱肉強食，飢餓起來，便是它的同類，也是一樣相殘。海中航行的舟船，走近出產鯊魚地帶，人不敢在海沿行走，一不小心，便會被它吞喫了去。二女以前也時常遇到，知道它的厲害，故此偶然出行，帶着海蝦前爪，以備遇上厲害魚介之用。一則天生神力，遇上可以抵禦；即或遇上成羣惡魚，仗着游行迅速，也可逃避。偏巧這時二女力已用盡，睏乏到了極處；再加島居三年，多食煙火，本來異質喪耗太多，迥非昔比，手上還添了個累贅，哪禁得起遇上這麼多又這麼兇惡的東西，不禁驚慌失色。

就這轉眼工夫，那鯊羣何止百十條，業已揚鰭鼓翅，噴沫如雲，巨口張開，銳牙森列，飛也似衝將過來，離身祇有十丈遠近了。二女見勢不佳，連忙轉身便逃。就口之食，鯊魚如何肯捨，也在後面緊緊追趕。二女本就力乏難支，泅行不速，加上手夾冬秀礙手，不消頃刻，業已首尾相銜，最近的一尾大虎鯊相去二女身後僅祇二三尺光景。在這危機一發之際，三鳳心想：「事在緊迫，除了將冬秀屍體丟將出去爲餌，姊妹兩個再往斜刺裏拼命逃走，或者還有一線之望外，別無生理。」想到這裏，更不尋思，左手朝二鳳一打手勢，右手一鬆，徑自兩手分波，身子一屈伸之際，用足平生力量，直往左側水底斜躥下去。二鳳姊妹本是一人一邊夾着冬秀屍體，並肩相聯而行，二鳳正在拼命而逃，見三鳳把手一揚，左側冬秀身體便往下面一沉。再看三鳳也自往斜下面逃走，二鳳知道她是打算棄了冬秀屍體逃生，暗忖：「冬秀與自己共過患難，情逾骨肉，漫說臨難相棄，於心不忍，而且這些虎鯊非常兇狠，除了像昔年相遇，用蝦爪將它二目刺瞎外，無論遇上人、魚，向來不得不止。與其將冬秀棄去，仍免不了葬身魚腹，何如大家死活都在一起？」二鳳想頭甚好，卻不料三鳳一去，冬秀屍體失了平衡，更覺泅行起來遲緩費事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二鳳尋思一瞬之間，後面那尾大虎鯊業已越追越近，前脣長刺須有一次已挨着二鳳的腳。二鳳覺得腳底微痛，百忙中偶一回顧，身後虎鯊脣上刺須高翹，闊口開張，露出上下兩排又尖銳又長的白牙，正向自己咬來。同時身子受了魚口吸力，也已有些後退。稍遲絲毫，便要被它吞噬了去。手中兵刃早已失去，更是無法抵禦，不由嚇得亡魂皆冒。手中拉着的冬秀受了鯊魚口裏呼吸衝動，又往側面沉去，拉行更覺費勁。奇危絕險中，猛地靈機一動，情知再回頭轉身逃走已是無及，忙就冬秀屍體下沉之勢，一個金鯉撥浪姿勢，往下一躥。那虎鯊追了好一會兒，俱是平行，眼看美食就可到口，鼓鰭揚翼，疾如穿梭般躥近二鳳身前，剛張口想咬，卻不料二鳳急中生智，竟然整個翻滾，恰巧將魚頭讓過。二鳳原是死中求活，也不知自己究竟脫險了沒有，斜肩單手拉着冬秀屍身往下一衝，兩腳一蹅，用盡平生之力，雙足蹬水，往上蹬去。這一下正蹬在魚項上面，二鳳覺得腳底踹處堅硬如鐵，以爲身離魚身已近，暗道一聲：「不妙！」情急逃命，也無暇再作尋思，兩手一分水，不由將手中冬秀也脫了手。兩腳越發用力，拼命往下一衝，疾如電閃，往海心深處逃去。鯊魚來勢太猛，身子又非常長大，雖游行迅速，轉側究竟不便，等到折身追尋，二鳳逃走已遠。

後面許多兇惡同類，見前面美食快到爲首大魚口中，個個情急。大魚再一翻身，海面上浪花激盪，高涌如山，水心也如雲起霧騰，聲勢浩大。後面羣魚在波濤洶湧中，沒有看清美食已經逃走，以爲落在大魚口中，俱都忿怒，本有奪食之心，蜂擁一般趕到。內中

另有兩條長大不相上下的，恰被爲首這條大的突然回頭，一魚尾打中，彼此情急，各懷忿恨。後兩條不肯甘伏，朝爲首那條張口便咬，無心中又將後面幾條撞動，彼此圍擁上來，撞在一起。此衝彼突，口尾並用，咬打不休，反倒捨了美食不追，竟然同類相殘起來。

這些惡魚個個牙齒犀利，勝如刀劍。無論魚大魚小，咬上便連鱗帶肉去掉一大塊。這一場惡戰，由海面直打到海心，由海心又打到海面。祇見血浪山飛，銀鱗光閃，附近里許周圍海水都變成了紅色。這些惡魚拼命爭噬，強傷弱亡，不死不休，這且不去管它。